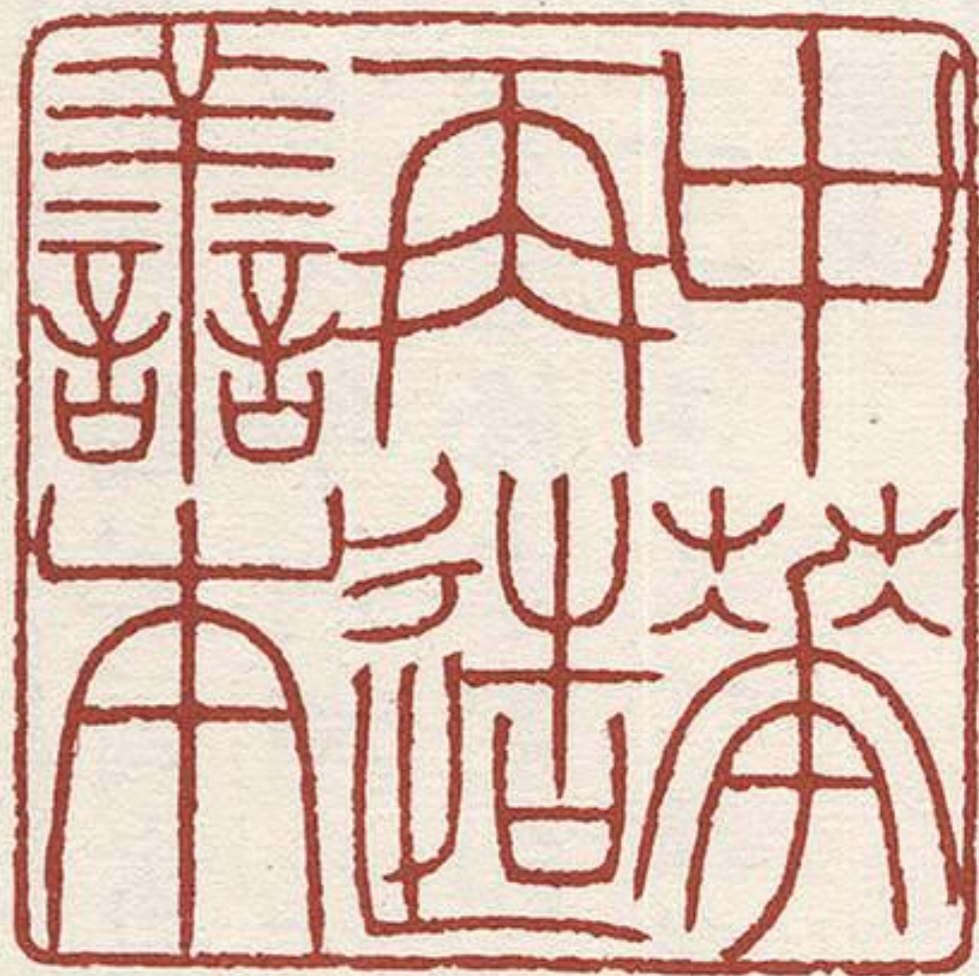


建康實錄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紹興十八年荆湖北路安撫使司刻遞修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三·二釐米寬十六·六釐米



建康實錄叙

高陽許

嵩

撰

司馬子長善叙事古稱良史然班固嫺其疎略是非頗謬於聖人言論數篇以為所蔽高述而不作竊愿好古今質正傳旁採遺文始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于陳末禎明三年而吳黃龍已前雖引漢曆二十餘年其實吳之首事及晉平吳太康之後三十餘載復涉西晉之年泊瑯琊東遷太興即位元年始為東晉首年東晉一十一帝一百二年而禎于宋宋八帝六十年而禎于齊齊七帝二十四年而禎于梁梁五帝五十六年而入于陳陳五帝三十三年止隋開皇元年陳建首号梁之末年梁稱元年齊之季年齊初即位宋之餘年則四家終始共用三年而吳四帝五十九年南朝六代四十帝三百三十一年通西晉革吳之年并吳首事之年摠四百年間著東夏之事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實錄具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詳簡文有機要不必備舉若土地山川城池宮苑當時制置或互興毀各明處所用存古跡其有異事別聞辭不相屬則皆注記以益見知使周覽而不煩約而無失者也

吳大帝在武昌七年梁元帝都江陵三年

其實建康宮三百二十一年



建康實錄卷第一



建康者本楚金陵邑秦改為秣陵吳改為建業晉愍帝諱業改為建康元帝即位稱建康宮五代仍之不改故其書舉南朝之事

吳太祖上



建康者古之金陵地案周禮牽牛婺女之野尚書禹

別九州曰淮海惟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州此則揚

州之分域

春秋元帝命包日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州又云厥土下濕而多生揚抑以爲名其地北據淮東距

海顏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而切天下之能言惟金陵與洛下耳

昔周大王長子太伯與次弟

仲雍讓少弟季歷位俱奔江南百姓從而君之自號

勾吳太伯所築勾吳故城在梅里平墟今常州無錫

縣東三十里故吳城是也太伯卒無子百姓共立仲

雍爲君仲雍已下至周章四代皆君於吳武王剋紂

因而封之故春秋時其地屬吳自周章已後十八代

吳王夫差即位無道立二十三年當春秋魯哀公二

十二年冬十一月爲越王勾踐所滅其地乃屬越案

周書元王四年即越王勾踐四年當春秋之末越既

滅吳盡有江南之地

越王築城江上鎮今淮水一里半廢越城是也案越范蠡所築城東南角近故城望國門橋西北即吳

門將軍陸機宅故機入晉作懷德賦曰望東城之紆餘即此城在三井崗東南一里今在棺寺閣在崗東偏也

勾踐後七代一百四

十三年越王無疆即位元年當周顯王三十六年越

霸中國與齊楚爭強爲楚威王所滅其地又屬楚

因山立號置金陵邑也楚之金陵今石頭城是也或

去地接華陽金壇之陵故號金陵楚威王後一百一

十餘年當秦始皇二十四年表滅楚魚諸侯分天下

作三十六郡案秦本紀渭南河上中山川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瑯琊泗水薛郡東郡鄆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

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燕平原雲中大原廬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蜀蜀郡巴三三十六郡也以金陵為鄣郡於故鄣

屬今吳興郡浙江以東為會稽郡楚亡已後二十三年當

始皇三十六年始皇東巡自江乘渡望氣者云五百

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

至今呼為秦淮其淮本名龍藏浦其上有二源一發自華山經句容西南山埭西注大江其二源分派屈曲下類人功疑非秦始皇所開古老相傳方山乃改

金陵邑為秣陵縣秦之秣陵縣城即在今縣城東南

六十里秣陵橋東北故城是也秦乃罷周時諸侯置

郡縣宰守以秣陵屬鄣郡漢武帝元封二年廢鄣郡

置丹陽郡而秣陵縣不改始放虞舜置二十二州刺

史以領天下諸郡則虞書所謂咨十一有二牧揚州是

其一焉自漢初置揚州治無定所案輿地志漢揚州初理廬陽後

錄為袁述所逼又徙曲阿也去晉永嘉中王敦始為建康創立州城今江

寧縣城所置在其西偏其西即吳時治城東則運漕

吳大帝所開今西州橋水是也案晉書孝武太元末會稽王道子為揚州刺史治東第時人呼為東

府因号此城為西州故傳云東府西州是也橋通州城東南角因以為名焉王莽改丹陽為宣亭郡後漢初

還為丹陽郡郡治於苑陵統一十七縣而揚州因漢

不改所統六郡為九十二縣也案前漢初置丹陽郡郡治苑陵於

石城胡熟陵陽蕪胡黥漂陽末城丹陽歙縣等

一十七縣後漢仍之不改州所領郡亦依舊焉

吳太祖上 太祖下 廢帝 景帝 後主

太祖大皇帝姓孫氏諱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也其

先出自周武王母弟衛康叔之後武公子惠孫曾耳

為衛上卿因以孫為氏春秋時孫武為吳王闔閭將

因家于吳帝乃孫武之後也祖鍾父堅案祥瑞志鍾家于言

性至孝遭歲荒儉以種瓜自業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厚待之三人曰此山

下善可葬當出天子君望山下百步許頃見我骨可去即可葬也鍾去三四十

步便返顧見三人並成白鶴飛去鍾記之後其地地在縣城東塚上常有

光怪雲氣五色二屬於天及堅母孕堅於吳閭門以告鄰母母曰此夢

安知非吉祥也堅生容自異仕漢為破虜將軍長沙太守靈

帝末董卓作亂堅乃自長沙募兵討卓破卓軍於陽

夏長驅入洛修祭漢陵廟屯軍城南甄官井上見五色

氣使人入井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

昌方圓四寸上細下五龍龍一為後漢記云初晉明張

左右分設堂上置者投於井中其說者是漢後劉表於荊州為江

夏太守黃祖伏兵於峴山兄子賁於取表還葬

曲阿收其眾歸表術於淮南案表傳記與此說不同云堅以表初

公引兵緣山向堅堅尋山討公兵士下石中堅應時死別傳云堅攻荊州刺

史劉表使江夏太守黃祖拒於楚聲聞祖使將士伏射殺堅於峴山中二錄差

兩堅字文臺少為縣吏年十七與父鍾並為經錢塘甌里過每賊胡王劫南人

物於甌里岸上分之堅望之而感又曰行可取因登岸遂指揮處分似部領查

賊見大驚為將有軍眾遂散堅生四子榮權翊序案志孫堅生三子

走堅獨追一騎收財物而還榮權翊序案權翊序吳氏所

生仁即戲子榮時年十七父亡後往見廣陵人張紘詔世務事言雪先君之耻

於黃祖辭切意正涕泣橫流紘心奇之助成其事榮因委以母及諸弟徑往焉

春見表術垂涕而言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早與明使君同盟結好於南陽云

幸遇難勳業不終榮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察其深誠術甚異之

以其父眾千人配馬素為漢折衝校尉使破虜江太守陸康時漢獻帝興平元

年也明年冬術以策為於冠將軍初表術表榮舅吳景為丹陽太守及術據豫

春而揚州刺史劉繇走渡江遂逐景奔歷陽策因諮術征繇領兵千餘騎數一

定賓客樂從者數百人興平二年十二月發自壽陽比至歷陽眾已五六十歲

於橫江大破劉繇牛渚營追敗繇於曲阿轉關千里郡縣歸伏遂東破嚴白虎
於會稽白虎走義士許昭昭匿之程普請討昭曰自有義於君有誠於故交
此丈夫之志也遂捨昭引軍屠東冶白虎降殺之且官吏鎮於會稽破大史
愆於涇口復任之以舅吳景復領丹陽太守南討豫章盧陵定之時表術將偕
大號於江北策乃使張紘為書絕之自領會稽太守以張昭張紘等為腹心謀
主遂調時節貢賦於漢曹操乃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策雖外見受官內懷
三分之計及表術敗死其部曲將術家屬歸廬江太守劉勳策既定江東遂引
兵與周瑜西渡襲皖城大破劉勳於廬江取表術乘輿百工器物而歸以李術
為廬江太守守皖初荆州刺史劉表使黃祖子射來救劉勳策轉破射於西塞之
水而追殺其將劉虎韓晞於沙羨歸還定豫章走華歆以從兄貢領豫章太守
留貢弟輔將兵住南昌策謂貢曰值芝自署廬陵太守兄今據豫章是扼其咽喉
而守其門戶也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議杖兵而進一舉可定矣策以表傳
後孫貢聞值芝病即如策計引周瑜上巴外為形勢遂與其弟輔進廬陵而據之時曹操既扼袁紹而不能

禁因與策為好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復為二章取策
從兄貢女為夫人建安五年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
射陽陰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於會稽圖取
策策密知之計登至丹陽聞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

渡將欲謀渡江迎獻帝初吳郡太守許貢見策英傑
乃表策勇蓋天下驍雄似項羽請朝廷留入不然必
為後患策微知使人遮得其表而召貢責之令武士
絞殺及此兵屯江上因出獵馬駿去從騎遠為貢客

許昭伏刺之傷面時瑯琊道士干吉有道術往來吳
中言事多驗諸將委策拜吉三分之二策惡之既至
丹徒責其水旱事誅吉自後每獨坐常見吉在左右
及許昭所傷治瘡方差策性剛取鏡照面見所傷瘡

乃怒曰大丈夫將建功業而令面如此遂擲鏡大叫

瘡裂而死時年二十六策搜神記既殺干吉每照鏡見吉在室中顧而不見如是再三因擲鏡大叫瘡裂頃

死也也以後事付弟權託長史張昭張紘輔佐之臨終顧

張昭勸權

謂權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

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言終而卒權臨喪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夫為人後者

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御以成勳業方今天下鼎沸

豺狼滿道此寧哭時猶開門待盜未為仁也乃改權

服扶上馬使出巡行軍伍案江表記堅為下邳丞生權廣領大口

征伐每立奇謀策願權謂是時吳始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

廬陵等郡深峻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雄布在州

郡賞客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必有君臣之固權既

統事以周瑜程普呂範等為爪牙將軍魯肅諸葛瑾

步騭陸遜為腹心案客招延英俊而分部諸將鎮撫

山越討不從命使案慈雲寺案當周泰呂蒙為

劇縣長建安六年春樂所置置江太守李術聞榮死

遂不從命乃與權書曰有德是歸無德見叛不應還

權怒自征之梟首屠其城徙其案曲二萬人從東渡

江八年以弟翊代吳領丹陽太守九年大會僚屬

以事誅沈友友字子正吳人也弱冠好學博聞明瞻

善文詞多有口辯時人以友筆妙舌妙刀妙三妙過人

權至吳徵禮之共論王霸大略當世之務友性忠蹇

立朝正色為眾所毀權亦以終不為己用故殺之

十年春往椒丘使都尉賀齊討案饒分置建平縣是

歲丹陽都督矯覽郡丞戴員等與邊洪謀殺太守孫

...

翊翊妻徐密與翊親近孫高傳嬰等謀覽負伏刃殺之盡誅其黨以覽負首祭翊墓十一年建昌都尉太史慈卒 慈字子義東萊黃人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以先聞者善時州章已去郡守甚恐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選行懷郡章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給而取章因得毀之說吏與俱亡出城潛還通郡章慈由是知名既而避州隙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名義之饋其家問訊老母及黃巾賊圍孔融母急召慈還令救融慈單行徑至都昌伺隙入見融言老母感遇之意請以求外援無損府君之兵以却賊因而開城詭習馬射伺賊之懈便突圍出求救於劉備以解都昌之圍而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後揚州刺史劉繇渡江慈隨之曲阿會孫策討繇慈單騎出候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韓當宋謙黃蓋等一十三騎慈便前獨關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攬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來乃解與繇俱奔豫章道自蕪湖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立屯府於涇縣尋為策所破執之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也若卿爾時得我何如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天下之事當與卿共之拜門下都督從還吳遷折衝中郎將深委任之每與計議聞劉繇死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謂

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表氏攻廬江其意頗狠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人盡在公路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在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乃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爲行但其後不遵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初交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公喪亡恨不及其生與論辯之且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誠能往視兒子并致孤意於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者且安慰之并觀子魚所牧御方規視廬江鄱陽之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所將多少自由意

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柏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其於盡節沒而後已今此使行不宜多兵數十人自足往還左右聞策使慈皆密諫慈難測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料詳矣太史子義雖勇烈非縱橫人也其心有士謨義重然諾一意許知已死生不相負諸君勿憂之自出餞於閭門把腕別曰何時當還荅曰不過六十日如期歸告於策曰子魚非籌略之才但自守而已今廬陵鄱陽皆不受子魚之命海昏上獠約有六千餘家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爾發召一民不可得策撫掌大笑遂有并兼之心乃拜慈爲建昌都尉治於海昏焉督諸將

以拒劉表從子磐慈身長七尺七寸美鬚顴後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於屯裏綠樓上行罵以手持檣勢慈引了射之矢貫手着焚圍外萬人莫下稱善曹操聞其名遺書以篋封之慈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及權統事以慈能制劉磐專委南方之事卒時年四十二

十二年太夫人吳氏薨合葬高陵夫人吳郡錢塘人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求而娉之夫人初孕策夢月入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懷以告堅堅曰日月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後堅薨夫人家于舒撫育孤幼嚴於母訓及策統

眾夫人助治軍國至多補益案是書曰堅漢初平四年薨與王五年策見表術計堅亡時策年十六

策功曹魏滕有罪將欲殺之時左右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召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殺之他人明日皆叛汝矣吾不忍見汝禍及當先投此井策大驚遽釋滕罪夫人智略事多如此存下甚得眾心臨薨引見張昭張紘等屬以後事秋鄱陽有山賊彭虎等聚黨數萬使將軍董襲討之襲身長八尺武力絕人聲發若雷賊帥望旗散走

十三年春征黃祖於江夏屠其城邑生獲祖梟首於軍中虜其男女數萬口而歸分歆置始新新定黎陽

殺黃祖

大內二小一百六

卷一

九

三

於京口而鎮之

案地志吳大帝親自吳遷朱方築京城南面西面各開一門即今潤州城也因京峴立名號為京鎮在建業之

北因為京口或云漢時已有京口未詳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東渡江使赭衣三千鑿朱方京峴山東南隴因名丹徒今潤州見有徒兒浦即始皇將徒人過此浦因名焉備乃使諸葛亮詣權權乃使周瑜程普將兵二

萬隨亮與備南拒操權自將中軍一萬繼之瑜以黃

蓋為先鋒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以魚膏

裹以幃幕上建旌旗龍幡前遣書報曹操給其欲降

時東南風急因取草艦最著前繫走舸於後中江舉

帆俱前操軍士皆延頸觀望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火

發火烈風猛舡往如箭悉燒北舡延及岸上營落飛

埃張天瑜率輕銳雷鼓同進大破曹操軍於赤壁江

口操走僅獲免北歸留曹仁守江陵瑜與程普等追

休陽以六縣為新都郡秋曹操征劉表於荊州時表

已死子琮舉荊州降時劉備自袁紹南連劉表在荆

州操既平荆土因追破備備走當陽操乃多修舡舫

遣書於權曰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

吳權得書召示群臣張昭等議皆勸權迎之魯肅竊

諫不可時命周瑜使鄱陽行途未遠請追瑜任以軍

事權召瑜瑜還意與肅同權廷論未能決因起入周

瑜趨後密說權曰今拒操破之必矣若破操天下可

鼎峙而立荊州上流當吳有也權許之乃密使魯肅

上往觀豐肅至遇備已敗遂使止傳權意見備於當

陽長坂切陳成敗事勢將合謀以拒操權始自吳遷

破仁軍於南郡瑜為流矢中其右脇瘡甚卧仁乃勤
兵逼瑜乃自起輿行軍陣間仁聞收軍退走權以瑜
領南郡鎮江陵

十四年權居京口劉備詣京口見權求荊州周瑜聞
之密上書諫留備處於吳莫遣還時彭城太守呂範
進說權曰劉備雖窮迫見歸得雨非池中物請及今
困留之權不納遙表漢以備為荊州牧使治公安自
餞備於江上觀望久之謂備曰孤與公掃清逋穢迎
帝定都事寧之日願與公乘舟遊滄海耳備對曰此
亦備之志也

按劉備傳備既辭謂左右曰孫車騎精爽周贍其難為下吾不得再見之矣遂日夜兼行上公安也時曹

實錄卷一

十一

八

十五年分豫章置鄱陽郡分長沙置漢昌郡以魯肅
為太守治於陸口以南中郎將步騭為交州刺史騭
到殺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以徇諸郡表士燮交
阯太守兼左將軍南土賓服自此始也是歲偏將軍
南郡太守都亭侯周瑜卒 瑜字公瑾廬江舒城人
少有姿兒與孫策同年策父堅初起義兵討董卓徙
家于舒瑜見策善相友待推道南大宅舍之策外堂
拜母有無與同及策領父眾將東渡至歷陽瑜從父
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策馳書報瑜瑜將鄉里數
人候策策大喜遂共定江東諸郡累遷至江夏太守
從征剋皖城因得橋公二女皆國色策納大者瑜納

小者

江表傳榮嘗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為婚亦足歡矣

及權統事太夫人勅權以

兄事瑜拜中護軍時權位在將軍諸賓客為禮尚簡

惟瑜獨盡敬而執臣節性度恢廓權甚委之與張昭

等共掌眾務大小關之及鎮江陵聞益州劉璋為張

魯侵寇乃自詣京說權進取蜀得蜀使魯肅固守其

地北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還據襄陽以躡曹操北

方可圖權許之瑜歸江陵治行道病卒於巴丘時年

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流涕而言曰公瑾有王佐之才

今忽短命孤何賴焉及喪還自至蕪湖迎之喪事費

度一為供給著令曰故將軍周瑜賓客皆不得問瑜

有二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脩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瑜

瑜

精意於學... 三爵之後其有闕誤必知之知之必顯騎人諸曰曲有誤周郎

顧瑜常有... 著於吳中人皆呼為周郎也案江表傳程普頗以年長數凌侮

瑜瑜詩節容下之普後自劾服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其謙

服人如此初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遊說動之乃下揚州遣九江將幹

往見之幹有容儀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

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

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問并觀雅規而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

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曲也因延入設酒食畢遣之出就別館後三日

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選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

因謂幹曰凡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日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

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臯叟復存吾猶撫其背而所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

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智於言辭所聞魏人多之瑜威聲既

著劉備曹操互疑諸之瑜籌略萬人英也觀其器度廣大恐不久為人臣曹操

亦有書與權云赤壁值軍疾疫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權終委信無別

十六年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

十七年城楚金陵邑地號石頭改秣陵為建業是歲

初作濡須塢於江西以拒曹操時操以步兵號四十

萬列營出濡須口權以七萬當之使甘寧夜突入操

營斬數級而還操軍大駭軍中鼓噪權聞笑曰以復
驚老子

十八年權自與操相持於濡須使將軍常雕等以兵
五千乘油舡夜入中洲權使將軍嚴圭朱相等率水
軍擊破之梟其將諸葛虓并虜勇二千人而還權數
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乘輕舡入濡須操軍士以為
挑戰欲擊之操不許曰此孫權欲觀吾軍部伍也勅
左右嚴仗不得妄動權行五六里迴作鼓吹而歸操
見權舟舡器械整肅嗟曰生子當如孫權劉景升兒
子若狔犬耳案魏書孫權乘大舡來觀曹公軍曹公使弓弩亂發箭着
其舡舡偏重將覆乃迴舡以一面受箭箭射舡平乃回
此說權乃為書與操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曰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乃引還操恐江濱郡縣為權所
掠徵令內移入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戶十
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

十九年夏五月權又征皖城取之獲太守朱光魏軍
盡退克寧江表而揚州所統丹陽吳興新都東陽臨
海建安豫章鄱陽臨川安城廬陵南郡等一十四郡
合一百四十八縣是歲劉備入蜀定益州使關羽鎮
襄陽

二十年權使諸葛瑾往詣備求荊州備不與權征之
置南三郡守使呂蒙討定其民蜀將關羽盡逐出之
權大怒自上鎮陸口使漢昌太守魯肅南討時曹操

又入漢中備懼操逼遂遣使與吳求和乃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四郡屬吳冬折衝將軍升城督甘寧卒寧字興霸臨江人也少爲吏輕財重士嘗聚健兒年少好持弓弩帶鈴民間鈴聲即知寧來也出入陸則連騎水則輕舟與人相遇待之甚厚乃與交歡不爾即放而奪之自劉表敗歸吳周瑜薦之以驍果從權嘗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可以敵也

二十一年權自陸口引兵還合肥營於津北魏遣將軍張遼拒之久不戰權乃徹軍過津南自留千人殿後與軍將舉酒樂飲前部渡將欲盡遼知之密使人斷橋以輕騎來襲權榮馬至津橋橋南已折丈餘給事

谷利在後令權持鞍緩控利加鞭助馬勢遂得超渡魏人追逼之利與別部司馬凌統以死苦戰身被數瘡賀齊等迴軍津南列陣以待之權旣免至大軍並泣嚙指出血以爲終身之戒封谷利等爲都亭侯張遼素不識權權去後因得吳降人問云向者紫髯將軍長上短下者是何人荅曰孫將軍遼愧愕久之舉軍歎恨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祥詣曹操詐降將謀息兵操信之使修好結婚是歲偏將軍都亭侯凌統卒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年十五以父功舉爲別部司馬攝領父兵嘗有宴會部下將陳勤性剛勇飲酒

使氣凌轢一座統面折之勤怒及其父母統流涕不
答罷出勤於道又兇悖辱統統不能忍引刀斫勤數
日乃死時人多之每隨權征伐從陸口還合淝率左
右苦戰免權津北之難而還悲痛親近者皆沒無返
者權引袂拭面曰公績亡者已矣但使卿在何患無
人因留之常使出入卧内統為人性好接物親賢愛
士輕財重義有國士風年二十九卒權聞之驚起哀
不自勝使張承作誄致祭有二子列封皆幼弱權收
養於宮中年八九歲令寫先授書十日一教乘馬射
呼為吾家虎子

二十三權如吳親乘馬射虎於慶亭虎傷馬長史

張紘執轡諫曰足下繼兄父之業不宜輕脫逞英雄

於猛獸萬一不虞則大事去矣權乃止秋橫江將軍

益陽侯魯肅卒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生而失父

家富於財常散以賑窮乏結豪士得鄉邑之心時廬

江周瑜為居巢長聞之往求資糧肅時有米二困各

三千斛直指一困與瑜瑜益奇之乃結僑札之交袁

術聞而徵之肅見其無綱紀乃就周瑜於居巢相與

携老弱渡江任曲阿見孫策英傑遂定議共事之策

死權統事周瑜乃薦肅才宜佐時權引肅合榻對飲

因密議曰今日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

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漢高

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今之曹操猶昔之項羽將軍何由得為相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自無嫌也權甚重之及曹操破荊州軍勢盛群臣議多勸迎之唯肅與周瑜不聽立計破操定荊州後周瑜向江陵道疾篤上表以肅自代進奮武將軍封邑兵仗器械部伍盡瑜之舊屬焉改授橫江將軍在荊州其得物情眾至萬餘肅為人方直嚴毅寡於玩飾內外節儉治身整齊在軍手不釋卷善屬文思略弘遠卒時年四十六權舉哀素服蜀諸葛亮聞之亦發哀三日

二十四年秋權表漢天子自率陸遜呂蒙等西征關羽至大桑浦拜呂軌為建武將軍領丹陽太守封宛陵侯使鎮建業謂之曰前從卿言無今日之勞也今當取之卿好為我居守也八月劉備稱漢中王冬十一月大破關羽定荊州釋魏將于禁囚歸之羽退守當陽麥陵城請降權召太史吳軌問之軌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密使潘璋等徑路邀之令朱然納降覘者還曰關羽已遁去軌曰雖去不免權曰何時得之答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待之及日中不至軌曰尚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軌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是日潘璋部將馬忠擒羽及子平於章

鄉還誅之案虞翻傳關羽既敗帝令翻緝之得節之臨翻曰不出三日當斷其頭果如其言帝謂翻曰卿不及伏殺可與東方朔爲比也

騎大將軍封南昌侯權遣梁禹入貢於漢以觀曹操是歲漢昌太守孱孱侯呂蒙卒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小江南依姊夫劉當年十五六每隨當征討其母不許答曰貧賤難可居誤有功當得富貴且且探虎窟安得虎子母聽之後因表雄見孫策策奇之使居左右及權統事張昭薦之從征黃祖立功拜橫野中郎將與周瑜追曹仁仁圍甘寧於夷陵急蒙說瑜進解寧圍先遣三百人寨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及破仁仁夜遁走遇寨道皆捨馬步走蒙戲之獲馬數百疋拜偏將軍鎮上屯時蜀將龐肅舉軍來附周瑜表分其兵與蒙蒙上書勸權來歸者宜益不宜奪權從之時上屯戎將徐碩宋芝等二人皆死子弟小弱權以其衆並付蒙蒙固陳其功勞不可棄廢宜立其子乃擇師傅討其子弟天下義之後代魯肅領漢昌太守屯陸口權因上陸口與議今北取徐州以廣疆場蒙口此計未當縱得徐州亦不能守不如西取關羽以據長江權從之竟破羽定南郡進封尋陵侯遇疾權使昇入宮內自醫之每爲不食又不能頻見恐其起動常穿壁伺之見少可則喜笑如不能則悲不自勝治護萬方慕國內有愈蒙者賜千金蒙爲人

不懷宿怨如有讎隙毀嫌者皆擢用之性不好書權
常使人勸令學問以自益年四十卒於宮中權哭之
慟置守冢三十家助田五十頃子霸襲爵初權與陸
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
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劭來
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策此一決
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率數十萬衆水陸俱
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于布文表俱
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劭則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
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決也且其決計策意出
張陳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掩
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
常以北方鄧禹又子明少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
已及長學問開益籌略竒正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
英發不及耳圖取關羽勝於子劭子劭答吾云帝王
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內不能辨外爲本耳孤
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
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王曹操薨太子丕即位改漢建
安爲延康元年秋魏將梅敷使南陽長史張儉送款
以南陽陰鄴筑陽山都中廬五縣五千家歸附權納
之明年冬十月曹丕代漢稱魏號黃初元年而權江

東猶稱建安

二十六年其年始置丹陽郡自宛陵理於建業

二十七年夏四月劉備稱帝號於蜀即黃初二年也

時權在公安聞之自公安下都鄂改鄂為武昌召問

知星者將定三分之計五月甘露降於建業秋八月

城武昌下令諸將出入從兵仗以自防冬十一月魏

使邢貞至冊命權九錫為吳王貞入國門猶乘車軍

師張昭怒其無禮責之曰君謂江東無寸刃可為法

耶何輕慢之甚貞處下車拜謝群目見冊命至議以

為宜稱漢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

於古未聞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此蓋時宜爾

復何損也遂遣中大夫趙咨使魏魏文帝問曰吳王

何等主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問其狀咨曰納魯

肅於九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

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

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陛下是其略也又問

吳王頗知學乎荅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

使能志在經略脫有餘暇博覽史籍而採奇異不効

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曰吳可征乎咨曰大國有征

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乎咨曰帶甲

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

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目之輩撥群驅隊不可

吳王受魏封號

吳王

趙咨使

魏肅

如流

勝數文帝善其對厚禮之咨還說權曰日觀北方終不能守盟朝廷承漢四百之餘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人權納之拜騎都尉是年劉備怨殺關羽大舉兵自來伐至巫山誘武陵五溪蠻夷反權使大將軍陸遜拒之南郡太守諸葛瑾時駐公安使人送淺論是非以解於備或有讒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陸遜知之表明瑾無此宜散其意權書報遜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也非道不行玄德昔遣孔明至孤語子瑜卿與亮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子瑜答孤去孔明與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目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視子瑜并手筆與之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可間也知鄉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孤意

二十八年春正月蜀軍前後連五十餘營分據險地進升馬鞍山陸遜督諸將隨輕重應接四面攻圍閏正月大破蜀軍於五屯斬將寨旗追奔逐北盡敗諸營投降者萬餘盡得其糧食器物備走遜部將孫植斬上堯道截其徑路要備備踰山險僅得免入於白帝城二月權以破蜀事使報魏魏遣侍中辛毗尚書相峙來盟誓并徵任子權辭不受秋九月魏命曹休

張遼等諸軍大出數道夾逼權令呂範諸葛瑾等緣
江守備拜陸遜為輔國大將軍鄧州牧封江陵侯假
黃鉞渡江拒魏以將軍朱桓為濡須督封新城亭侯
魏密遣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欲襲取桓乃
偽揚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
軍拒濡須七十里桓遣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
城下桓時兵吏在者五千人因勅偃旗卧鼓外示虛
弱以誘之仁使子泰來攻自將萬人留為後拒桓分
步兵當仁身自拒破泰泰燒營走追斬數千級仁退
諸軍乘勝破曹休張遼等魏引退鎮西將軍陸遜等
率諸將進表勸權即王位冬十一月權就吳王位於
武昌大赦改年號為黃武元年初置丞相以陽羨侯
孫劭領之立子登為王太子十一月蜀使致書於權
引躬自責求修舊好十二月遣太中大夫鄭泉聘劉
備於白帝始報通好焉泉至蜀蜀主問曰吳王何以
不荅朕書將無以朕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凌
轢漢室終奪其位陛下託以宗室有維城之重不荷
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因是自名未合天下之義是
以寡君未復書爾備甚慙 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
有姿望而性嗜酒每閑居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
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備即住而啖餽饌
酒有斛勝減隨而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同類曰必

葬我於陶家側庶百歲後化成土見取為酒壺是歲

改夷陵為西陵詔揚州置牧以丹陽太守呂範為揚

州牧以東征將軍高瑞領丹陽太守復自建業徙治

蕪湖時揚州所統二十四郡一百四十八縣而丹陽領一十九縣

二年春正月城江夏武昌宮改四分用軋象曆自以

土行代漢建寅為歲首三月魏軍盡退疆界寧息夏

四月丞相孫劭大將軍陸遜率群臣上表稱天命符

瑞勸王即帝位王再讓未許謂群臣曰漢家堙替不

能存救亦何心竟焉案江表記權謂將相曰往年寡人以玄德方

兵欲以助寡人寡人內嫌其狀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而

俱至二處受敵於國為劇故自抑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未盡今故相解耳

蜀主劉備薨於白帝王使立信都尉馮熙弔于蜀五

月甘露降曲阿冬十一月蜀使鄧芝以馬二百疋錦

千端來聘自是之後聘使來往為常各致方物贊其

厚意

三年秋九月魏大軍來寇曹丕自出廣陵臨大江兵

十餘萬旌旗數百里王使諸將謀以拒守安東將軍

徐盛設計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舡多張

旗幟於山險而又縛草為人衣以甲冑自武昌至于

京口烽煙相望諸將以為無益王然之魏文帝臨江

不敢渡久之歎曰天固隔我吳魏彼有人焉便退吳

將孫劭先屯於江北聞魏軍退遣將高壽率敢死士

五百人夜於徑路要之魏帝驚敗遁走壽春獲輜車

羽蓋而歸冬十月晦日有蝕之四年夏五月丞相孫劭薨謚曰肅 劭字長緒北海人身長八尺初為北海相孔融功曹融以為廊廟之才漢末隨劉繇過江歸國累拜車騎長史為吳首相封陽羨侯初劭之薨也群臣眾望舉婁侯張昭為丞相王曰寡人豈為子布所惜但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益也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封醴陵侯以尚書陳化為太常 化字元耀汝南人少博覽衆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初拜郎中使魏魏文帝因酒酣謔化曰吳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化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黃旗紫蓋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所以文王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竒其詞厚禮送還王以奉命光國遷鍵為太守尋追入遷尚書頃之拜太常兼尚書立朝正色勅子弟廢田桑絕治產業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以古事為鑒不復娶王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以宗室女妻之固辭不受年七十上疏乞骸骨爰居章安卒於家子熾嗣 雍字元凱吳人也少從蔡伯喈學琴慕其為人因改名雍初以州郡表薦累遷至尚書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家而家人不知雍為人不飲酒寡言語朝廷憚之自為丞相其所選用各隨能

所任心無適莫訪人間及政職所宜密以言聞見納則歸於主上不用終不泄言以此見重秋七月皖口言木連理又地連震

五年大將軍陸遜奏所在無寇令諸將廣農畝王許之稱善孤自率子弟親受田車八牛為四耦與眾等均其勞也夏五月魏文帝崩秋七月蒼梧鳳皇見是月置東安郡治富春冬十一月陸遜以便宜奏施德緩刑寬賦息調王答善之乃令有司為利害科條使中郎褚逢齎就遜令與諸葛瑾同積益之備將軍交阯太守龍編侯士燮卒

燮字季直蒼梧廣信人也少好學漢察孝廉補尚書郎以公事免尋奉茂才除丞令

累遷交阯太守漢末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弟司徒長史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鮪領九真太守鮪弟武領南海太守兄弟並在列郡雄據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老常有數十人妻妾乘輜軒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瘴人體氣寬和謙虛下士中國人物避難多往依之每公事稍闕耽習書傳注解左氏春秋尚書古文大義時天下亂四方隴絕而燮不廢貢賦及王使步騭定南土率兄弟奉承節度每使貢雜香細葛明珠大貝琉璃玳瑁翡翠犀象玳瑁奇異果無歲不至在郡四十餘年年九十

卒王以交趾懸遠乃分合浦已北為廣州拜呂岱為
刺史交趾已南為交州拜戴良為刺史以陳時代燮
為交趾太守良與時至合浦而燮子徽自署為交趾
太守發宗兵拒良不許入王勅呂岱與良等討平之
誅徽傳首武昌

六年春正月韓瑀子綜以眾叛降魏

七年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以詐誘魏將
曹休獻休事七條密表於王八月王自幸皖口使大
將軍陸遜督中軍全琮朱桓為左右三邊俱進大破
魏軍於夾石亭俘數萬計盡收其騾馬輜重曹休僅
免冬十月王下令軍中諸將有三罪然後議之以將

軍翟舟有過亡入魏故也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大

司馬南昌侯呂範薨一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少為

縣吏有容儀姿兒而家貧縣有富人劉氏女有美色
範求之母不許女曰豈有如呂子衡長久貧耶遂與

為婚後避亂住壽春將客百餘人過江東孫策異之

遣往江都迎太妃還策待以親戚共陞堂飲於太妃

前求退任為都督整齊其眾因進言於策曰捨本土

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欲與將軍共濟世務猶同舟

涉海事不成則俱受其敗乃授偏將軍內外委任焉

王統事深重之嘗與嚴畯論衡方於吳漢進領彭城

太守與周瑜同破曹操於赤壁以功進平南將軍屯

大桑尋入守建業黃武元年遷揚州牧七年拜大司
馬改封南昌侯印綬始下而薨王素服舉哀黃龍元
年將下都建業自過輒墓祭以太牢執酒呼曰子衡
隨我言及流涕左右皆垂淚輒性耿介有威儀好奢
靡然勤公奉法王深委之

案江表傳權嘗謂嚴陵曰呂子衡忠篤
亮直性雖如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
損避素術自歸於兄已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一降為都督
辦護修整吾軍加之勤恪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趣非孤私也

建康實錄卷第一



太祖下

黃武八年春正月公卿百司連上表勸王正尊號王猶謙讓再三夏四月黃龍鳳皇見武昌夏口並言之甲午公卿再請王曰群臣百辟咸以寡人上副天心寡人敢辭甲申立壇于南郊即帝位柴燎告天禮畢法駕旋武昌宮陞太極殿大赦改元黃龍元年建黃龍大牙常在中軍令諸將進退向之詔侍中胡綜為賦其略曰乃律天時制為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中央周列日月實曰太常傑然特立六軍所望

尊號稱帝

去云 綜字緯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將母避亂江東年十四為孫策門下客好學攻文黃龍初蜀使修好帝令綜作盟文文義宛美自黃龍後詔誥冊命隣國答書皆綜所為與是儀徐祥同典機密丁酉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廟號始祖陵曰高陵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内外文武百司皆即位行賞邊軍征防各賜勲五轉鰥寡孤獨量給穀帛百姓並免今年租賦天下賜酺五日初漢末興平中童謠曰黃金車斑蘭耳開閭門出天子閭門即吳西郭門也夫差所造帝即吳人六月蜀使衛尉卿陳震來慶踐位帝乃立壇與蜀使盟約滅魏

吳漢朝
建業

中分天下以幽豫青徐鄆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
土以函谷關為界有害於吳蜀伐之有害於蜀吳伐
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有渝此盟創禍先亂時童謠
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就建業死不就武昌
居秋九月帝遷都於建業案江表傳漢建安中劉備嘗宿於秣陵
觀江山之秀勸帝居之初張紘謂帝曰
秣陵楚威王所置名金陵地勢巔阜連石頭古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
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因墟斷連崗故名秣陵今據所見存
地有其氣象天之所會今且為都邑帝深善之後聞劉備語曰智者首意同故即
帝位聞謠言而思張紘議乃下都之又案吳錄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觀秣
陵山阜曰鍾山龍盤石頭以陸遜為上將軍詔輔太子登留守
武昌冬十月至自武昌城建業太初宮居之宮即長沙

相王故府也因以不改今在縣東北三里晉建康宮
城西南今運瀆東曲折內池即太初宮西門外池吳

宣明太子所創為西苑案其地今在惠日寺後
僧相傳呼為果師墩初吳以建康

宮地為苑其建業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十一月
右長史張紘卒遺令戒子孫無為不善 紘字子綱

廣陵人少游學京師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
漢末避亂江東相王初起委質於紘紘為謀主每出

入諫王持重不宜輕脫建安四年奉使許昌宮時曹
操為司空辟為掾兼侍御史紘心戀昔恩思還返命

未果相王薨而帝統事操欲紘輔帝內附拜紘為會
稽東部尉帝不以紘北任介意至因為長史與張昭

二人為左右腹心一人從征一人居守及帝都秣陵
辭還東迎家道病卒年六十一留牋勸帝修德納善

帝省書流涕久之子女清介高行官至南郡太守

二年春正月詔立國學置都講祭酒二月使將軍衛

溫諸葛直下海求亶夷二洲得夷洲數千人而還

洲皆在海中長老傳云秦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共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遂遇風皆止此洲不還世世相承有數万家時有會稽東鄉人行海遇風至夷洲其亶洲絕遠不可得到故溫只得夷州人還也

三年夏五月建業有野蚕為繭大如鳥卵由奉生野

稻詔改由奉為禾興縣冬十月始平言嘉禾生十二

月丁卯大赦改明年為嘉禾元年春身水相顧雍奏宜

修郊廟社稷以承天意詔答未許二月皇子建昌侯

慮薨慮字子智太祖次子性聰敏才無文武黃龍

初大呂等奏且進爵為王使出鎮任以光大業帝許

之假節開府鎮軍大將軍臨事遵奉法度恭納師友

深見寵愛薨時年二十帝為之降輿夏六月皇太子

登歸自武昌留省侍以太子少傅都鄉侯是儀為侍

中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少仕郡郡相孔融謂

曰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從焉後避地隨劉繇過

江太祖統事徵用之專典機要性謇諤帝以為趙之

周舍累官至侍中遷少傅輔皇太子鎮武昌隨還復

拜侍中轉僕射為人儉讓不治產業又愛惠施宅在

西明門外甚卑陋雖處尊官弊衣單食帝聞之幸其

宅求親蔬節親嘗之對而歎息有所增益皆讓而不

受時或進達未嘗言人之短卒時年八十一冬十月

魏遼東太守公孫淵叛魏使校尉宿舒閭中令孫綜來奉表稱藩請援并獻方物帝進公卿議輔吳將軍張昭及丞相顧雍等率大臣切諫淵反覆難信無峻路遙遠願勿納之帝不信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周賀賀達校尉裴潛將兵一萬浮海應接并齎珍寶九錫備物封淵為燕王領幽青二州十七郡諸軍事二年三月漢獻帝崩率公卿舉哀三日公孫淵果反為魏魏將田預要擊破周賀裴潛等於成山而淵殺張彌許晏賀達三人分其部伍秦旦杜德等走於玄兔八月旦等自玄兔走向麗王見旦德等甚鄙之曰此天子邊人也乃發皂衣使二十五人送歸無表獻方物豹皮千枚鷓鴣皮十具帝喜句麗大怒公孫淵將自征遼東尚書薛綜等率大臣切諫帝猶怒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古來荒服慌忽無常不可保也夫兵革者前代所以誅暴亂滅四夷然皆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議之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牙之時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隣敵之闕者有遠征於此時也捨近馳遠疲於軍力願陛下少思之帝乃止冬十月詔使中書郎陳恂謝宏往拜句麗王宮為單于并賜衣服物至句麗已受魏幽州牧諷旨不受詔賜遂郊止吳使令主簿竿資帶固往與恂宏相見恂等怒乃縛資固為質使

讓句麗句麗王謝罪獻馬百疋乃釋資等令奉詔賜物而將馬還

三年夏六月帝率六軍親征合淝別使大將軍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張承孫韶等將兵往廣陵淮陽魏明帝自東出拒之帝還軍九月朔旦隕霜傷穀誅不由君上之應也時典校事呂壹專威福帝任之群臣無敢言是歲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

四年秋七月魏使以馬二百疋求易珠璣翡翠帝曰此朕不用之物乃與交易八月雨雹又隕霜雹者陰之脅陽倭臣小人專任之應

五年春議鑄大錢一當五百詔吏民輸銅界直設盜

四十三

實二

五

吳六二

鑄之科三月武昌甘露降於禮賓殿夏旱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秋七月輔吳將軍婁侯張昭薨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帝素服臨吊祭以太牢謚文成侯

昭字子布彭城人好學善談論能隸書從白侯子安受春秋衆書與趙昱王朗俱發名友善與朗共論舊君諱事處士陳琳善之舉茂才不應徐州刺史陶謙以為輕已將拘之趙昱救免乃避難江南及相王創業為府長史一事已上並委之陞堂拜母如舊好焉相王臨薨以後事託昭輔帝帝即位以昭為軍師將軍每以直諫整齊德行帝嘗於武昌宮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飲唯醉墮臺中為

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坐車中帝使人呼還謂曰作樂公何為怒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帝慙而止黃龍初與孫劭滕耽鄭禮等採周漢故事定朝儀帝即尊號拜輔吳將軍封婁侯食邑萬戶在宅無事嘗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孝經注每有隣國使命昭輒折之時帝遣張彌許晏應接公孫淵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意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返司取笑天下帝不納昭切諫止之帝橫刀於膝上大怒曰吳之士大夫入則拜朕出則拜卿朕之敬卿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朕失計何也昭孰視帝面良久進

曰誠知言不見用每竭愚衷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目於床下遺詔顧命之耳因即涕泣橫流帝投刀於地與昭對泣然竟遣彌晏昭忿言不見用杜門稱疾不朝帝數召起昭稱疾篤帝恨塞其門昭於內又自以土封之帝後悔過親至門呼昭昭猶稱病帝燒其門以恐之昭更閉戶帝使人滅火自責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載而還宮昭進謝帝跪止之坐定仰而言曰昔太后相王不以老目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目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愚淺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目愚事國志忠畢命而已若乃變心

易慮偷榮取容此目所不能也帝謝之昭為人容兒
矜嚴有威風帝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發舉邦憚

之案江表傳初帝於群臣皆呼字唯呼昭曰張公張紘曰東部初建安中吳太后臨崩以江

外多虞召昭與張紘受遺託孤深委寄之而命帝以

師父事昭故昭盡忠輔成王業薨時年八十一長子

承少以才學知名為人壯毅忠謹甄識人物拔蔡欸

謝景於寒微並為國士封侯其妻諸葛恪妹也見恪

歎曰敗諸葛氏者元遜也性勤於進賢篤於物類庶

幾之流無不造門焉案丹陽記大長干寺道西有張子布宅在淮水南對瓦官寺門張侯橋所也橋近宅因以為名其長干是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南其間平地民庶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里名小長干在瓦官南巷西頭出也

也江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

六年春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間者

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虛司相

飾夏用左執法胡綜左節度顧譚議定法長吏不許

奔喪詔曰遭喪不奔法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

恩自今已後長吏不得奔喪廢職有犯者大辟行治

冬十二月赤烏群集前殿大赦改明年為赤烏元年

春正月侍御史謝宏奏更鑄大錢一當千以廣貨帝

許之二月追拜夫人步氏為皇后 后諱練師臨淮

淮陰人也隨母徙廬江廬江為栢王所破皆東渡夫

人以美麗得幸於帝生二女魯班魯直性不嫉妬多

推進故父見愛寵冠後庭及帝即位數次欲立為后

青徐汝沛等軍事及帝下都建業朝見帝問其土人
物韶荅屯戍遠近人馬衆寡將帥姓名盡識之身長
八尺儀兒都雅帝喜曰吾不見汝久不圖進益乃爾
拜右將軍夏四月使衛將軍全琮征魏掠淮南汝芍
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中郎將秦儗等與魏將王
陵大戰芍陂中斬獲千餘人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
將軍諸葛瑾取湘中地時零陵太守殷禮上書於帝
曰今天棄曹氏國內虎爭幼童蒞事取亂侮亡且於
今日願陛下親自禦戎舉荆揚之衆盡彊弱之數彊
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
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相別征壽春大駕方入淮

泗凌轢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
軍許洛之師勢必分散犄角瓦解民必內應將相對
向或失宜便一軍敗績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踐
踏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
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竭非出兵之策也
帝善之不能用 禮字德嗣雲陽人幼而聰穎過人
顧劭拔於微賤之中累遷郎中與輔義中郎將張溫
使蜀蜀諸葛亮見而歎曰江東菰蘆中生此奇才使
還守郡卒於官五月皇太子登薨帝聞驚惋哀不自
勝詔曰國喪明嫡百姓何福下有司謚為宣明太子
太子字子高帝長子性謙讓好學旣居儲位以諸葛

公卿意在太子母徐氏帝不得已依違十餘年薨追思之至是年追拜之後合葬齊陵秋七月典校事呂壹坐奸事伏誅帝深慙亂法使中書郎袁禮以誅壹事謝四方諸大臣兼手詔一一條件而問時事損益并責不直言切諫八月麒麟見武昌

二年春正月魏明帝薨夏五月城沙羨

三年春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下州郡勸治農桑農桑時不得役事夏四月大赦諸郡縣治城郭起樓穿漸發渠以備非常冬十一月詔開倉賑給貧民

十二月使左臺侍御史郝儉監鑿城而南自秦淮北

倉城名運瀆

按建康宮城即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此瀆通轉運於倉所時人亦呼為倉城晉咸和中修苑城為宮唯

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三尺鳥獸死者太半三月右

將軍孫韶卒 韶字公禮父河本姓俞氏吳人常

隨柏王征代立功賜姓孫初邊鴻與嬖覽等殺丹陽

太守孫翊河往苑陵誥鴻覽戴負負等懼罪又殺河

韶年十七收河衆歸治京城樓櫓以備禦帝聞之將還

吳引軍夜至城下試攻之韶皆乘城傳檄備警言謹聲

動地帝使人諭止明日召見深器之拜為校尉統河

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帝即尊號遷鎮北

將軍在邊十數年善待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

遠兵候為務故鮮有敗軍之事帝在武昌詔屯京

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張承為都尉是為四友
謝景范慎刁玄羊銜等為賓客每侍講東宮號為多
士登接師友同布衣之禮常與共帳同輿及鎮武昌
遊獵出入不踐良田頓息又擇空闊之地而不煩民
曾乘馬出有彈丸過其側左右求之見一人操彈佩
丸咸以為詞對不伏從者欲捶之登使求過丸比之
非類乃釋之所生母徐氏廢在吳而日夕思戀及立
為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帝曰
卿母何在對曰在吳中帝默然每有賜衣皆沐浴以
服之立二十一年年三十三臨終上表進賢勸善寬
刑省賦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願早建置以副

民望諸葛恪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腹
心出可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銜
有專對之才刁玄裴欽蔣修虞翻志節外明凡此諸
臣或宜廊廟或堪將帥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
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日宮備知愨素敢
以陳聞帝覽之摧感初葬句容後三年移葬鍾山西
蔣陵置園邑奉守次子英嗣封侯閏六月大將軍
豫州牧諸葛瑾薨瑾字子瑜瑯琊陽都人也性寬
緩容貞思度于時伏其弘雅少遊學博聞有孝德漢
末避難渡江弘咨薦於帝帝善之為人善譚論諫諭
未嘗切諤人主粗陳指歸有未合則言他事物類相

求帝亦解悟瑾兄弟三人各事一方每使往來兄弟相見言於公庭曾無私語帝即尊位進拜大將軍豫州牧封陽都侯臨終遺令素棺殮以時服長子恪自得侯次子融襲封振威將軍統部曲鎮方外融多伎藝好會賓客在軍每休假令吏卒不遠千里造馬常訪問賓客其言能者隨其書史樗蒲弓彈犬馬分部別類與之任性融乃繼進甘果酒肉自巡牀周流看

省終日不倦吏士親附疆無外事

案江表傳孫峻重兵居於密使無難督施寬等上取

融融不之知忽聞兵至猶豫不決及寬等圍城遂飲毒死三子見殺先是公安有靈龜鳴時謠曰白龜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此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也秋八月陸遜城邾冬十一月詔襲東渠名青

溪通城北漸潮海

潮溝亦帝所開以引江湖其舊跡在天寶寺後長壽寺前東發青溪西行經都古承明窟廣天大夏寺

實錄二

九

三門外西極都城牆對今歸善寺西南角南出經閭闔西明寺二門接運瀆在
西州之東南流入秦淮其北又開一瀆在歸善寺東經栖玄等門北至後湖以
引湖水至今俗為運瀆其實古城西南行者是運瀆自歸善寺門前東出至青
溪者名曰潮溝其溝東頭今已埋塞纔有處所西頭則見通運瀆北轉至後湖
其清溪北源亦通後湖出鍾山而西今建元寺東南角度溪有橋名募士橋吳大
帝募勇力士處其橋西南角過溝有球名鷄鳴球齊武帝早遊鍾山射雉至此鷄
始鳴因名焉其溝是吳都後所開在苑陵後晉修苑城為建康宮即城北漸也
也東自平曰門西出經閭闔門注運瀆今東頭見在建元寺門西頭出今夏公
亭前驀路西至孝義橋入運瀆運瀆舊有六橋孝義本名覽子橋次南有楊烈
橋宋王僧達觀闢鷄鳴處次南出有西州橋今縣城東南角路東出何后寺門
次南有高暉橋建康西尉在此橋西今延興寺北路東度此橋次南運瀆臨淮
有一新橋對禪靈渚渡今之過淮水橋名新橋本名萬歲橋其清溪上亦有七
橋取北樂遊苑東門橋次南有尹橋今潮溝大巷東出度此橋次南有鷄鳴橋
即與地志所謂今新安寺南東度開聖寺路度此橋次南有募士橋次南有菰
首橋一名走馬橋橋東燕鵲湖湖連齊文惠太子博望苑隋末輔公祜築其地
為城唐朝陸彥春為江寧令開金華坊坊於郭東東逼清溪乃廢菰首橋路而
於興業寺門前東度溪立橋名金華橋次南有清溪中橋今相宮寺門前東
出度溪東有桃花園是齊太祖舊宅即位後修為園亦名芳林園王長曲水
詩序云載懷平圃乃騰芳林即此園也次南青溪大橋今縣東出向句容大路
經北橋東即陳五兵尚書孫瑒宅西即陳尚書令江總宅與瑒對夾青溪俱在
路北陶季直京都記云午時京師鼎族多在清溪左及朝溝北俗說都僧
施泛舟青溪每一曲作詩一首謝益壽聞之曰清溪中曲復何窮益也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皇太子大赦改永興縣為嘉興縣二月群臣奏請立皇后及皇子為諸侯王辭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有功未錄飢寒未恤猥割土壤以封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朕不取焉三月海鹽言黃龍見夏四月旱詔禁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有司又奏立皇后諸侯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九月遣將軍陸凱討定朱崖儋耳郡

六年春騶虞見新都冬十一月丞相顧雍薨時年七十六是月太子太傅都鄉侯闕澤薨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家世農夫幼好學居貧常與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了誦之亦過究竟典籍兼通歷數察孝

廉累遷吏部尚書時蜀使張奉來聘帝命公卿宴奉於座別澤姓名嘲謔澤不能對時太子少傅薛綜因行酒至奉代澤答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國天子之都眾座歡笑奉無以對澤性謙恭小吏對問皆與抗禮人有非短口末嘗言容兒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嘗以賈誼過秦論進帝欲方便諷諭以明治亂十二月扶南國獻樂人是歲諸葛恪大破六安殺魏將謝景收其民而還魏司馬懿率軍入舒恪遷于柴桑

七年春二月以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嘉禾生宛陵

八月詔曰督將亡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弃父也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之車騎將軍朱然驃騎將軍步騭等各上疏言自蜀還者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舡繕治城郭又前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成都事已彰露的無所託宜為之備帝良久曰不然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以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軍昔魏入漢川此間始戒嚴亦未舉制會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為疑也且人治國舟舡城郭何得不護今此間治軍豈欲禦蜀人言昔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果如帝言而蜀竟無謀

八年春二月丞相江陵侯陸遜薨 遜字伯言吳人也本名議世為江東大族妻和王女也遜年二十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尉領縣事海昌今之鹽官也時旱遜開倉賑窮百姓懷之及帝統事而遜策定山賊帝用為帳下都督時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法擾亂人民遜入乃薦式為佳吏帝曰式表卿卿何稱善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且日更毀之是亂聖聽帝以為長者後呂蒙卧疾因上表言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帝納之累遷護軍鎮西將軍代呂蒙為右部督征關羽克公安

定南郡封華亭侯持節揚州牧多所辟舉及帝定荊州上表勸帝薦拔英異以進南土人深納其言冀武初大破劉備於馬鞍山尋敗曹休于夾休發背死遜還軍振旅凱歌入武昌帝授遜輔國將軍郢州牧改封江陵侯勅左右以御蓋覆之出入殿門凡所賜與皆御物上珍群臣莫比嘉禾中都護諸軍與諸葛瑾等征襄陽定安陸石陽及爲丞相詔領揚州牧都督如故時帝寵魯王霸欲廢太子和遜上書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以副至尊不宜動搖生惡人心表三四上帝怒以重臣未即加法使人責之遜不勝憤恚而薨性忠梗出言無私立朝肅如也帝常以諸子

晉書卷之三

吳

委遜教誨故建昌侯慮曾於堂前作鬪鴨欄遜見責之即令毀除學士南陽謝景與劉廙之談講以先刑後禮遜引大義訶之曰禮長於刑久矣何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若此之論不須講也左右失色爲人素儉知足時年六十三死之日家無餘財夏五月震宮門及南津大橋茶陵縣洪水溢出漂損二百餘家秋七月帝遊後苑觀公卿射征西將軍馬茂符節朱真牙門將朱志無難都督虞欽等謀逆欲劫公卿襲帝事覺夷三族八月大赦使校尉陳勲作屯田發屯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舡艦號破崗瀆上下一十四埭通會市作邸閣仍於方山南截

淮立埭號曰方山埭今在縣東南七十里

案其遺在句容東南二十五里

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初東郡無不復行京行江也晉宋齊因之梁太子祠改為破墩遺遂廢之而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六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瀆西流入江寧秦淮後至陳高祖即位又堙上容而更修破崗至隋平陳乃詔並廢此瀆

九年夏四月甘露降武昌宮秋九月以驃騎大將軍步騭為丞相車騎大將軍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將軍呂岱為上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時用大錢物貴百姓不便詔除大錢卑物價使收其錢鑄為器

十年春適南宮

案輿地志南宮太子宮也宋置欣樂營其地今在縣城二里半吳時太子宮在南故號南宮

改

為太初宮詔移武昌材瓦有司奏武昌宮作已二十

八年恐不堪用請別更置帝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

軍事未已所在多賦妨損農業且建康宮乃朕從京

來作府舍耳材柱率細年月久遠當恐朽壞今武昌

材木自在且用繕之冬十月大赦死罪是歲胡人康

僧會入境置經行所朝夕禮念有司以聞帝曰昔漢

明帝感夢金人使往西方求之得摩騰竺法蘭來中

國立經行教今無乃是其遺類乎因引見僧會其言

佛教滅度已久唯有舍利可以求請遂於大內立壇

結靜三七日得之帝崇佛道以江東初有佛法遂於

壇所立建初寺帝初好道術有事仙者葛玄嘗與遊

處或止石頭四望山所或遊於列洲時忽遇風玄解

傾瀉帝悲怨久之俄見玄曳履從江上行來衣不濡而有酒色玄性好酒嘗飲醉卧門前陂水中竟日醒乃止帝重之爲方山立洞玄觀後玄白日昇天今方山猶有玄煮藥鑪及藥臼在

案輿地志赤烏二年爲玄於方山立觀又吳錄云有術人姓光自言火仙帝焚之火滅光坐灰中手持一卷帝看之不識初在武昌日徵方士會稽介象者帝爲立第給御帳號爲介君帝每從學匿形法前後所言皆驗帝曾問象鱸魚何者爲上象曰鮒帝曰海中魚不可卒得且言近者象曰易得因埭地灌水其中釣之得鮒以爲鱸仍請使往蜀市薑爲薑初作鱸而去欲了而還使者於蜀見張温張温因附家書而歸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三月太初宮成周迴五百丈正殿曰神龍南面開五門正中曰公事門東門曰昇賢門左掖門西曰明陽門右掖門正東曰蒼龍門正西曰白虎門正北曰玄武門起臨海等殿夏四月

雨雹此有德遭險誅伐過深之應也雲

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帝曰符瑞之應表德也

臻於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勉修所職以匡逮宜各勵精思朕過失秋丞相冀州牧番禹侯步騭薨

騭字子山臨淮人性寬雅深沉能降志辱身研博道藝靡非不貫臨見漢末渡江單身窮困與廣陵人衛旌種瓜自給晝則耕斲以勤四體夜則端坐讀誦經

書吳錄會稽焦矯嘗爲征羌令一其也騭旌等共修刺奉瓜以謁矯矯遇之其簿旌取之騭辭色自若及入長橋自饗大案飯騭等小盤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飽食出旌怒曰帝初統事召

騭爲主簿與諸葛瑾嚴畯等並著英聲於吳中累遷位持節征南中郎將交州刺史懲爲驃騎將軍鎮冀

州牧時皇太子登在武昌與騰書問遠近士君子先
後之宜具條答于時建業人物在荊州界者諸葛瑾
陸遜朱然程秉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
幹等一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勸臣聞人君不
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是以舜命九賢而天下
治齊相用管仲則國治漢祖攬三傑以興帝業西楚
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當朝淮南謀寢郅都守塞匈
奴竄遁且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
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有僭逆之醜
誠覽英拔俊任賢之時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
幸甚尋代陸遜爲丞相封侯督西陵事在府舍誨育
門人手不釋耒被服居處有如儒生喜怒不形於色
寬弘得衆內外肅然帝深重之前後所薦達屈滯救
患難書數十上并條疏時事帝並採用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 然字義封本姓
施氏丹陽人安國將軍朱治姊子也治初未有子啓
相王養爲嗣時年十三相王許焉命召以羊酒賀之
嘗與同學結好及帝統事年十九初爲餘姚長建安
二十四年從討關羽立功遷昭武將軍假節代呂蒙
鎮江陵與陸遜破劉備斷後道拜征北將軍封永安
侯魏將夏侯尚曹真等圍江陵內外縣絕真等驥地
道立樓櫓起土山日夕臨城上弓弩雨射城中將士

皆失色然神用自若意氣方厲率吏卒伺間出攻破賊兩屯攻圍凡一百八十日而撤還威振敵國改封當陽侯授左大司馬右軍師寢疾二年帝日夜不安醫藥相望於道卒時年六十八帝素服舉哀子續嗣夏四月兩烏嚙鵠墜於東觀丙寅詔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鵠以祭此羽蟲之孽又黑祥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東觀典校之府寔天意焉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秋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冬右大司馬全琮卒 琮字子璜吳郡錢塘人父柔舉孝廉累遷尚書郎桂陽太守嘗使琮將米數千石往吳中有所市易屬吳中飢荒琮皆散用空舡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當今士大夫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啓報柔深竒之自是北州人士避地多南依琮居者百數琮傾家給濟之遂名顯遠近建安二十四年劉備東出琮上疏請討關羽帝與呂蒙陰議征之乃擒羽會公安置酒以琮爲偏將軍封當陽亭侯尋與呂軌破魏軍洞口遷綏南將軍改封錢塘侯帝以吳地險於富春東安郡使琮爲太守琮到官明賞罰招誘降附得萬餘人徵還尚魯班公主進衛將軍領徐州牧左護軍自爲將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養威持重御軍住計不營小利初帝欲使太子登出征大臣不敢言琮上疏諫之爲人恭順善餘

承顏納規言詞未嘗忤旨每進諫事輒納受宗族賞賜家累千金然尚謙虛接士貌無驕色臨終上書諫帝不征朱崖夷州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與多疾病必無所獲萬一之利卒時年五十二帝流涕十三年夏五月日至夜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洪水溢說曰山陽君也陰百姓也戒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亡胤嗣之應也時宮掖不穆魯王竊權傾太子大將軍陸遜太子太傅吳粲等極諫帝不納 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生數歲孤城姬見之謂其母曰此兒卿相骨也少孤賤爲縣小吏縣令孫河奇之及河爲將軍表粲爲曲阿丞治有聲丞相孫劭知之舉爲主簿累拜會稽太守徵入爲太傅粲性忠亮抗直見魯王大盛上表切諫嫡庶不分非有國之宜魯王怨因譖於帝帝怒收禁下獄死嗚呼以正喪身悲夫冬十月全公主魯班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數譖太子帝乃幽閉和於省內驃騎將軍丞相朱據進曰日暝太子國之本旅立性仁孝天下歸心今放責之將有一朝之患帝終不受諫固執廢之據擁太子拒諫萬死不退大臣况首再拜而尚書屈晃復進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恩老日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因叩

頭流血詞氣不撓帝登白爵觀見其言切惡之勅見元
等曰無事何忽忽遂斥還鄉里無難督陳一與王宮
督陳蒙等見帝廢太子乃進諫云昔晉獻公殺由生
奚齊晉國擾亂三代不止帝大怒蒙等乃左山朱據
爲主部丞中書令孫弘素惡據耿直潛以僞詔賜死
竟廢太子和爲庶人遷於故鄣賜魯霸死大臣坐誅
者十餘人朱據字子節吳郡人上書言身誓力絕
人善論難才兼文武累至建義校尉黃龍初帝將都
建業召人尚主拜駙馬都尉遷方米軍封雲陽侯領
丞相王五十七見殺十一月立子亮爲皇太子是月
遣軍二萬伐雲言以滅北道十二月有神人授
書告改王立右帝大赦改明年爲太元元年臨海羅
陽縣又有神自稱王表周旋人間言語飲食與人無
異而不見其形有一婢名紡績嘗隨侍帝聞之使中
書郎云崇齋廟國將軍羅陽王印綬往迎之神至建
業勅於蒼龍門外立第宅所經山川之神輒使與神
相聞言吉凶水旱往往有驗帝之納邪拒諫近之矣
五月立皇后潘氏八月朔大風江海溢平地水一丈
高將軍呂據取大舡以備宮內帝聞之喜是月風拔
高樹二千餘株石碑磔動吳城兩門瓦飛落華嚴以
爲得繁賦重區務不容之効也因條奏之帝嘗不省
冬十一月幸曲阿祭高陵大赦還風疾驛徵大將軍

恪為太傅詔省徭役

二年春正月帝卧疾悟和無罪欲徵還孫弘等固諫事不再乃止封為南陽王居長沙子舊為齊王居武昌子休為瑯琊王居虎林八月大赦天下改元神鳳元年皇后潘氏暴崩於內宮 后謹淑會稽句章人

后自織室召入得幸常說夢有似龍頭授己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少帝性陰妬善容媚自始及卒譖害無已既病宮人侍疾不堪勞苦伺其昏卧共縊殺之言中惡尋而事泄坐誅者六十七人三月帝疾甚使有司傳詔問神人王表請福表去國之將興聽之於人國之將亡聽之於神夏四月乙未帝崩于內殿遺詔

太子太傅諸葛恪與太常滕胤將軍孫信等輔太子亮秋七月葬蔣陵今縣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

案帝四十即吳王位亡年四十七即帝位二十四年年七十一崩群臣上謚為大皇帝廟曰太祖 帝屈

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武克跨江表成鼎峙之業然多嫌忌果於殺戮末年滋甚信用讒說竟廢嫡嗣初相王定江東遠修貢於漢漢使劉琬加錫命琬至江東見相王諸兄弟顧諸人曰孫氏諸子皆俊傑然壽並不長唯中子孝廉權當有大貴之相骨

體非人臣也壽又最長君試記之後果成帝業何足知之明也



